

《山本》: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



《山本》

贾平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作家贾平凹又出手了,42万字最新力作《山本》,是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写的仍是揉进作家生命中的秦岭故事,书名起初叫《秦岭志》,因和之前的作品《秦腔》有点重复,改名为《山本》。小说单行本(精装本)目前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深入秦岭,收集到许多传奇

关于秦岭,贾平凹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贾平凹就是秦岭里的人。

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他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在数年里,贾平凹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

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

一部秦岭的散文体草木记动物记没写成,却迁移而为一部宏阔而具有艺术内蕴的历史小说。因而小说中对秦岭的自然生态,动物与植物的精妙奇特,天地人的融合,也充满灵动与神秘的描摹。

贾平凹:“是我的一本秦岭志”

按贾平凹自己的说法,“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这是一本以秦岭为背景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腹地的涡镇,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命运纠缠为主线,推演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陆菊人嫁到涡镇时带来三分胭脂地的陪嫁,据风水先生的说法,这是一块暗通龙脉的神奇宝地,可出官人。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冥冥之中,这块承载着陆菊人隐秘宏愿的方寸之地,竟成为井宗秀父亲的墓地,墓地下面井宗秀还挖出一面铜镜……发生在胭脂地上的偶然事件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在亘古不变

的秦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井宗秀在神秘命运和微妙情感的推动下成为陆菊人远大抱负的执行者,他从一个资质平平的寺庙画师,通过组建地方武装,与活跃在秦岭中的其他力量相互制衡和争夺,逐渐成为盘踞涡镇的实权霸主,却又在他势力扩张、欲望膨胀的最高峰,突然毙命。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

这场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中,作家着重凸显了陆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的通达、地藏菩萨庙里宽展师父的慈悲,这些善意与超脱,为整部作品、为浓稠苦难的人间尘世增添了人道主义底色。

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

小说以秦岭深处一个名为涡镇的小镇为起始,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与井宗秀葬父后,竟使涡镇的道道完全改变,从而引发了一幕幕激烈动荡的战争,避山、刀客、土匪、游击队等多股势力一时间风起云涌,割据各方不断厮杀,同时井家兄弟之间的特殊关系与阮家族群的刻骨仇恨也在特定的时期与地点中变化升级。除此之外,作者更是对秦岭一带的草木鸟兽有着详尽的描述,篇幅之多足以称得上是一部秦岭地方志。

贾平凹说,“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那么多的魑魅魍魉,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

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评论家陈思和在读完这部小说后说:“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如果中国就是CHINA(瓷器),那么,作者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走兽,也有魑魅魍魉,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絮絮叨叨地显现本相。……《山本》里大量描写秦岭博物风情的段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所在。《山本》作为秦岭志的存在,其寿命要比山本各路贤愚的性命要长得多,但是《山本》在秦岭的存在面前,同样也是微不足道。这就是来自秦岭的自然、人事和言说的关系。”他把《山本》作为民间历史叙事的一部佳作。

生命之书、苦难之书、悲悯之书

《山本》是一部事关秦岭的“百科全书”,除出色的绘景能力之外,也有着对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深度反思,它在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鲜活表现的维度上,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建立。它既是一部遍布死亡场景的死亡之书,也是一部与打打杀杀的历史紧密相关的苦难之书,但同时更是一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悲悯之书。不仅有着堪称精妙的双线艺术结构的编织,而且还有众多人物形象成功的刻画与塑造。另

外,对于虚实关系极其巧妙的艺术处理也令人赞叹。

对此,评论家王春林也颇有体会:“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山本》不仅有着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着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山本》是一部生命之书,一部苦难之书,更是一部悲悯之书。”

(据现代快报)

连载

爷爷是个背二哥



作者 廖晓伟

平娃子们的表情松弛、和缓了,手也放了下来。

那支客使对我竖起大拇指,带着些讨好的笑容夸道:“硬还不愧是我陈家有文化的人!有水平哦!”

我摇摇头,叹息一声,对曹学操点点头:“那就请吧!”

于是,鞭炮声重新点燃,唢呐和锣鼓声也同时响起。

作为后人,我和平娃子们分别跪在灵前的两边,迎候曹学操这个特殊的客人。

曹学操按照乡下的程序,上前磕头,点香,烧纸,然后,再把我们一一扶起。动作不紧不慢,有条不紊。

随后,我就请曹学操一同来到里间。娜娜很乖巧,帮着上茶递烟,然后就出去了。

“老同学,一晃都一二十年没见了呢……”曹学操感叹着,“我们这些没出息,还是你操得好啊!当今社会的成功人士,大老总啊!”还竖起一个大拇指,“挣了几个亿了吧?”

我暗暗地羞惭着,转换话题道:“曹小狗,哦不,曹学操,你这名字好大气,呵呵……”

曹学操红了脸道:“莫笑啊老同学,惭愧惭愧!我们曹家,尤其是我爷爷,的确,对不起你们,尤其是,你爷爷……”

曹学操站了起来,竟恭恭敬敬地对我鞠了一躬。我赶紧拦住,拉他坐下。

“今天我们老同学,就当摆龙门阵吧,行吗?老前辈那些事,唉,说来话也长啊……”曹学操喝了一口茶,吐了一口烟,叹道,“其实我那爷爷吧,他也有他的为难……”

“他有啥子为难?”我冷冷地问。

“有啊!比方说那些运动,从清匪反霸到后来的红卫兵,每一次上头都是有名额要求的,是严肃的政治任务,不完成还不行啊!处在我爷爷他那个位置上——他是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有时候也很无奈呀,呵呵……这就像现在,单位上年终评先进,往往就是每年都评上的那些人一个道理。所以你爷爷,他老人家一回都当了‘运动员’,也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了。呵呵……”

“狡辩!”我嘴上反驳着,心里却有几分赞同。停顿了一下,又问道,“那你爷爷,他为啥还说那个著名的笋子岩之败,有十二个红军跳崖,也是我爷爷造成的?他有根据吗?”

曹学操沉吟了一下,又喝了一口茶,点上一支烟,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讲述。当然这其中,很多都是他爷爷——也就是草狗儿——亲口给他讲过的。

于是,烟雾缭绕中,伴随着外面络绎不绝的鞭炮声和唢呐声,我爷爷的故事,他爷爷的故事,当然还有红军的故事,又进一步展开。笋子岩,硝烟弥漫,横尸狼藉。

经过大半天的战斗,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枪声已经稀疏了下来。

负责进攻的民团、神兵以及土匪们,都暗暗喘了一口气,抬头张望着。

“兄弟们!”那个从鹰嘴垭死里逃生的矮子挥着大刀,呲牙狞笑道,“龟儿红军的子弹不多了,人也不多了!冲上去,捉活的!那剿总刘司令说了,大大有赏的哦!” (十七)